

<<雪山飞狐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雪山飞狐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6553336

10位ISBN编号：7806553339

出版时间：2008-3

出版时间：广州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

作者：金庸

页数：359

字数：292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雪山飞狐>>

内容概要

飏的一声，一枝羽箭从东边山坳后射了出来，呜呜声响，划过长空，穿入一头飞雁颈中。

大雁带著羽箭在空中打了几个斤斗，落在雪地。

西首数十丈外，四骑马踏著皑皑白雪，奔驰正急……马上乘客听得箭声，不约而同的一齐勒马。

四匹马都是身高肥膘的良驹，一受羁勒，立时止步。

乘客骑术既精，牲口也都久经训练，这一勒马，显得鞍上胯下，相得益彰。

四人眼见大雁中箭跌下，心中都喝一声采，要瞧那发箭的是何等样人物。

等了半晌，山坳中始终无人出来，却听得一阵马蹄声响，射箭之人竟自走了。

四个乘客中一个身材瘦长、神色剽悍的老者微微皱眉，纵马奔向山坳，其余三人跟著过去。

转过山边，只见前面里许外五骑马奔驰正急，铁骑溅雪，银鬣乘风，眼见已追赶不上。

那老者一摆手，说道：“殷师兄，这可有点儿邪门”。

那“殷师兄”也是个老者，身形微胖，留著两撇髭须，身披貂皮外套，气派是个富商模样，听那瘦长老者如此说，点了点头，勒马回到大雁之旁，马鞭挥出，拍的一声，抽向雪地，待得马鞭提起，鞭梢已将大雁卷了上来。

他左手拿著箭杆一看，失声叫道：“啊！”

”三人听到叫声，一齐纵马驰近。

那“殷师兄”连雁带箭向那老者掷去，叫道：“阮师兄，请看！”

”瘦长老者伸左手一抄，接了过来，一看羽箭，大叫：“在这里了，快追！”

”勒转马头，当先追了下去。

这茫茫山坡上一片白雪，四下并无行人，追踪最是容易不过。

其余二人都是壮年，一个身高膀阔，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之上，更是显得威武；另一个中等身材，脸色青白，一个鼻子却冻得通红。

四人齐声呼哨，四匹马喷气成雾，忽喇喇放蹄赶去。

这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。

<<雪山飞狐>>

作者简介

金庸本名查良镛，浙江海宁人，一九二四年生。

上海东吴法学院毕业，知名学者、文学家、社会活动家，也是华人世界有成就的老报人。

于一九五九年在香港亲手创办明报机构，出版报纸、杂志和图书，一九九三年退休。

先后创作了十五部长篇及短篇小说，广受当代读者欢迎，至今已蔚为

<<雪山飞狐>>

书籍目录

雪山飞狐鸳鸯刀白马啸西风

<<雪山飞狐>>

章节摘录

一 嗖的一声，一支羽箭从东边山坳后射了出来，呜呜声响，划过长空，穿入一头飞雁颈中。大雁带着羽箭在空中打了几个筋斗，落在雪地。

西首数十丈外，四骑马踏着皑皑白雪，奔驰正急。

马上乘客听得箭声，不约而同的一齐勒马。

四匹马都是身高肥膘的良驹，一受羁勒，立时止步。

乘者骑术既精，牲口也都久经训练，这一勒马，显得鞍上胯下，相得益彰。

四人眼见大雁中箭跌下，心中都喝一声彩，要瞧那发箭的是何等样人物。

等了半晌，山坳中始终无人出来，却听得一阵马蹄声响，射箭之人竟自走了。

四个乘客中一个身材瘦长、神色剽悍的长者微微皱眉，纵马奔向山坳，其余三人跟着过去。

转过山边，只见前面里许外五骑马奔驰正急，铁蹄溅雪，银鬣乘风，眼见已追赶不上。

那老者一摆手。

说道：“殷师兄，这可有点儿邪门。”

那“殷师兄”也是个老者，身形微胖，留着两撇髭须，身披貂皮外套，气派是个富商模样，听那瘦长老者如此说，点了点头，勒马回到大雁之旁，马鞭挥出，啪的一声，抽向雪地，待得马鞭提起，鞭梢已将大雁卷了上来，他左手拿着箭杆一看，失声叫道：“啊！”

三人听到叫声，一齐纵马驰近。

那“殷师兄”连雁带箭向那老者掷去，叫道：“阮师兄，请看！”

瘦长老者伸左手一抄，接了过来，一看羽箭，大叫：“在这里了，快追！”

勒转马头，当先追了下去。

这茫茫山坡上一片白雪，四下并无行人，追踪最是容易不过。

其余二人都是壮年，一个身高膀阔、坐在一匹高头大马之上。

更是显得威武；另一个中等身材，脸色青白，一个鼻子却冻得通红。

四人齐声唿哨，四匹马喷气成雾，忽喇喇放蹄赶去。

这是清朝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十五。

这日子在江南早已繁花似锦，在这关外长白山下的苦寒之地，却是积雪初融，浑没春日气象。

东方红日甫从山后升起，淡黄的阳光照在身上，殊无暖意。

山中虽冷，但四名乘者纵马急驰之下，不久人人头上冒汗。

那高身材的男子将外鞵脱了下来，放在鞍头。

他身穿青绸面皮袍，腰悬长剑，眉头深锁，满脸怒容，眼中竟似要喷出火来，不住价的催马狂奔。

这人是辽东天龙门北宗新接任的掌门人“腾龙剑”曹云奇。

天龙门掌剑双绝，他所学都已颇有所成。

白脸汉子是他师弟“回龙剑”周云阳。

高瘦老者是他们师叔“七星手”阮士中，在天龙北宗算得是第一高手。

那富商模样的老者则是天龙门南宗的掌门人“威震天南”殷吉，此次之事与天龙门南北两宗俱有重大干系，是以他千里迢迢，远来关外。

四人胯下所乘都是关外良马，脚程极快，一口气奔出七八里后，前面五乘马已相距不远。

曹云奇高声叫道：“喂，相好的，停步！”

那五人全不理睬，反而纵马奔得更快。

曹云奇厉声喝道：“再不停步，莫怪我们无礼了！”

只听得前面一人舌头打滚，嘟的一声，勒马转身，其余四人却仍是继续奔驰。

曹云奇一马当先，但见那人弯弓搭箭，箭尖指向他的胸口。

曹云奇艺高人胆大，竟不将他利箭放在心上，扬鞭大呼：“喂，是陶世兄么？”

那人面目英俊，双眉斜飞，二十三四岁年纪，一身劲装结束，听得曹云奇叫声，纵声大笑，叫道：“看箭！”

嗖嗖嗖连响，三支羽箭分上中下三路连珠射到。

<<雪山飞狐>>

曹云奇没料到他三箭来得如此迅捷，心中微微一惊，马鞭疾甩出去，打掉了上路与中路射来的两箭，接着一提马缰，那马向上一跃，第三支箭贴着马肚子从四腿间穿了过去，相差只是数寸。

那青年哈哈一笑，拨转马头，向前便跑。

曹云奇铁青着脸，纵马欲赶。

阮士中叫道：“云奇，沉住了气，不怕他飞上天去。”

”纵身下马，拾起雪地里的三支羽箭，果然与适才射雁的一般无异。

殷吉沉着脸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果真是这小子！”

”曹云奇道：“等一下师妹，瞧她更有什么话说？”

”四人候了一顿饭功夫，不听得来路上有马蹄声响。

曹云奇焦躁起来，道：“我瞧瞧去！”

”拍马赶回。

阮士中望着他的背影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也真难怪得他。”

”殷吉道：“阮师兄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”阮士中摇了摇头，却不答话。

曹云奇奔出数里，只见一匹灰马空身站在雪地里，一个白衣女郎一足跪在地下，似在雪中寻找什么。

曹云奇叫道：“师妹，什么事？”

”那女郎不答，忽然站直身子，手中拿着一根黄澄澄之物，在日光下闪闪发光。

曹云奇走近身去，接了过来，见是一支黄金铸成的小笔，长约三寸，笔尖锋利，打造得甚是精致，笔杆上刻着一个小小的“安”字。

这支金笔看来既是玩物，却也可作暗器之用，不禁微微皱眉，说道：“哪里来的？”

”那女郎道：“你们走后，我随后跟来，奔到这里，忽然有一乘马从后追来，那马好快，只一会儿就从我身旁掠过。

马上乘客手一扬，抛来了这支小笔，将我……将我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忽然脸上晕红，嗫嚅着说不下去了。

曹云奇凝望着她，只见她凝脂般的雪肤之下，隐隐透出一层胭脂之色，双睫微垂，一股女儿羞态，娇艳绝伦，不由得胸中一荡，随即疑云大起，问道：“你可知咱们追的是谁？”

”那女郎道：“谁啊？”

”曹云奇冷冷的道：“哼，你当真不知？”

”那女郎抬起头来，道：“我怎会知道？”

”曹云奇道：“是你的心上人。”

”那女郎冲口而道：“陶子安？”

”这话一出口，登时满脸红晕。

曹云奇眉间有如罩上了一层黑云，叫道：“我一说是你的心上人，你就接口说陶子安！”

”那女郎听他这么说，脸上更加红了，泪水在一双明澄清澈的眼中滚来滚去，顿足叫道：“他……他……”曹云奇道：“他……他怎么？”

”那女郎道：“他是我没过门的丈夫，自然是我心上人。”

”曹云奇大怒，刷的一声，拔出长剑。

那女郎反而走上一步，叫道：“你有种就将我杀了。”

”曹云奇咬着牙齿，望着她微微抬起的脸，心中柔情顿起，叫道：“罢啦，罢啦！”

”回手一剑，猛往自己心口扎去。

那女郎出手好快，反手拔剑，回臂疾格，当的一声，双剑相交，迸出了数星火花。

曹云奇恨恨的道：“你既已不将我放在心上，何必又让我在这世上多受苦楚？”

”那女郎缓缓还剑入鞘，低声道：“你早知道，是爹爹将我许配给他，难道是我自己作的主么？”

”曹云奇双眉一扬，说道：“我愿跟你浪迹天涯，在荒岛深山之中隐居厮守，你怎又不肯？”

”那女郎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师哥，我知道你对我一片痴心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怎能不念着你的好处。可是你执掌我天龙北宗门户，若是做出这等事来，天龙门声名扫地，在江湖上颜面何存？”

<<雪山飞狐>>

”曹云奇大声叫道：“我就是为你粉身碎骨，也是甘愿。

天塌下来我也不理，管他什么掌门不掌门。

”那女郎微微一笑，轻轻握住他手，说道：“师哥，我就是不爱你这个霹雳火爆、不顾一切的脾气呢。

”曹云奇给她这么一说，再也发作不得，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怎么又把他给的玩意儿当作宝贝似的？

”那女郎道：“谁说是他给的？

我几时见过他来？

”曹云奇道：“哼，这样值钱的玩意儿，还有人真的当作暗器打么？

这笔上不明明刻着他的名字？

若不是他，又是谁给你的？

”那女郎嗔道：“你既爱这么瞎疑心，趁早别跟我说话。

”纵到灰马身旁，一跃上鞍，缰绳一提，那马放蹄便奔。

曹云奇忙上马追去，伸皮靴猛踢坐骑肚腹，片刻间便追上了，身子一探，右手拉住了灰马的辔头，叫道：“师妹，你听我说。

”那女郎举起马鞭，往他手上抽去，喝道：“放开！

给人家瞧见了成什么样子？

”曹云奇却不放手，啪的一声，手背上登时起了一条血痕。

那女郎心有不忍，道：“你何苦又来惹我？

”曹云奇道：“是我不好，你再打吧！

”那女郎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我手酸，打不动啦。

”曹云奇笑道：“我跟你捶捶。

”伸手去拉她手臂。

那女郎迎头一鞭，曹云奇头一偏，这一次把鞭子躲开了，笑道：“你手怎么又不酸啦？

”那女郎板起了脸，说道：“我叫你别碰我。

”曹云奇陪笑道：“好，那么你说这金笔到底哪里来的。

”那女郎笑道：“是我心上人给的。

不是他给，还有谁给？

难道是你给我的？

”曹云奇心头一酸，热血上涌，又要发作，但见她笑靥如花，红唇微微颤动，露出一口玉石般的牙齿，怒气登时沉了下去。

那女郎瞪了他一眼，轻轻叹了口气，柔声道：“师哥，我从小得你尽心照顾。

你待我真比亲生哥哥还好。

我又不是全无心肝之人，怎不想报答？

何况我们……只是，我实在好生为难。

你一向关心我、爱护我，现下爹爹不幸惨死，我天龙门面临成败兴亡的重大关头，你怎么反而不肯体谅我了？

”曹云奇呆了半晌，再无话说，左手一挥，说道：“你总是对的，我总是错的，走吧！

”那女郎嫣然一笑，道：“且慢！

”摸出一块手帕，给他抹去满额汗水，道：“大雪地里，出了汗不抹去，莫着了凉。

”曹云奇心中甜甜的说不出的受用，满腔怒气登时化为乌有，挥鞭在那女郎的灰马臀上轻轻一鞭。

二人双骑，并肩驰去。

那女郎名叫田青文，年纪虽轻，在关外武林中却已颇有名声。

因她容貌美丽，性又机伶，辽东武林中公送她一个外号，叫作“锦毛貂”。

那貂鼠在雪地中行走如飞，聪明伶俐，“锦毛”二字，自是形容她的美貌了。

她父亲田归农逝世未久，是以她一身缟素，戴着重孝。

两人急奔一阵，追上了殷吉、阮士中、周云阳三人。

<<雪山飞狐>>

阮士中向曹云奇横了一眼，说道：“去了这么久，见到什么了？”

“曹云奇脸一红，道：“没见什么。”

“双腿一夹，纵马快跑。”

又奔出数里，山势渐陡，雪积得厚厚的，马蹄一溜一滑，四人不敢催，松马缰缓行。

转过两个山坳，山道更是险峻。

忽听左首一声马嘶，曹云奇右足在马镫上一点，斜身飞出，落在一株大松树后面，先藏身形，再纵目向前望去。

只见山坡边几株树上系着五匹马，雪地里一行足印，笔直上山。

曹云奇叫道：“两位师叔，小贼逃上山啦，咱们快追。”

“殷吉向来谨慎，说道：“对方若是故意引诱咱们来此，只怕山中设了埋伏。”

“曹云奇道：“就是龙潭虎穴，今日也要闯他一闯！”

“殷吉听他说得鲁莽，颇为不快，向阮士中道：“阮师兄，你说怎的？”

“阮士中还未答话，田青文抢着道：“有威震天南殷师叔在此，就有再厉害的埋伏，也不用怕。”

“殷吉微微一笑，道：“瞧他们神情，走得极是匆忙，似乎又不是设伏。”

这样吧，”手指右首，说道：“咱们从这边绕道上山，转过来攻他们一个出其不意。”

“曹云奇叫道：“好，此计大妙！”

“殷吉等都下了马，将马匹系在大松树下，翻起长衣下襟缚在腰里，展开轻功提纵术，从山坡右首上山。

这一带树木丛生，山石嶙峋，行走甚是不便，但多了一层掩蔽，却不易为敌人发觉。

五人初时鱼贯而行，一个紧接一个，时候一长，渐渐分出了功夫高下。

殷吉与阮士中并肩在前，曹云奇堕后丈余，田青文与周云阳又在后数丈。

曹云奇心想：“殷师叔是南宗掌门，号称威震天南，不知他南宗的功夫与我北宗到底谁高谁低？”

今日倒要领教领教。

“一提气，足下加劲，倏忽抢在殷阮二人前头。”

只听殷吉赞道：“曹世兄，好俊身手啊，当真是英雄出在年少。”

“曹云奇怕他追上，不敢回头，只道：“请殷师叔多加指点。”

“口中这么说，脚下丝毫不停，奔了一阵，似乎听得脚步声息，回头一望，不禁吓了一跳，原来殷吉、阮士中两人就在他身后不远，忙加快脚步，急冲数丈。”

殷吉微微一笑，不疾不徐的跟在后面。

山上积雪更厚，道路崎岖，行走自是费力。

只过了半支香功夫，曹云奇渐渐慢了下来，忽觉后脑微微温热，似乎有人呼气，正要回头，右肩有人轻轻一拍，听得殷吉笑道：“小伙子，加把劲儿！”

“曹云奇一惊，提气向前猛冲。”

这一冲虽把殷阮两人抛下了十多丈，但已然心浮气粗，头上冒汗。

他伸袖一擦额上汗水，想起适才田青文给自己擦汗的情景，嘴里间不由得露出微笑，但听得背后踏雪之声，殷吉两人又赶了上来。

殷吉见曹云奇这么一冲一慢，早知他轻功远不是自己对手，只是七星手阮士中一声不响的并肩而行，自己跑得快，他也快，自己跑得慢了，他跟着放慢脚步，看来尚是游刃有余，未尽全力，心道：“你们师叔侄俩今儿考较老儿来着。”

“当下猛吸一口气，施展数十年勤修苦练的轻功，在白雪山坡上宛似足不点地般滑了上去。”

天龙门创自清初，原本一支，到康熙年间，掌门人的两个大弟子不和，待掌门人一死，便分为南北两宗。

南宗以轻捷剽悍为尚，北宗却注重沉稳狠辣。

两宗武功本源架式完全相同，使用之时，却颇有异处。

这上山的轻功原是南宗所擅，殷吉人虽肥胖，一施展本门心法，竟然矫捷胜于猿猴，片刻之间，已赶出曹云奇一里有余。

阮士中却仍是不即不离的与他并肩而行。

<<雪山飞狐>>

殷吉数次放快，要想将他抛落，但每次只抢前数丈，阮士中又稳稳的追将上来。

眼见离峰顶只两三里路程，殷吉笑道：“阮师兄，咱俩比比脚力，瞧谁先上峰顶。”

阮士中道：“我哪里赶得上殷师兄？”

殷吉道：“别客气啦！”

话一出口，如箭离弦般疾冲而上，不到片刻，离峰顶已只数丈，回头见阮士中在自己身后约有丈许，一提气，正要冲上，阮士中突然一纵而起，落在他的身旁，低声道：“那边有人！”

伸手向峰左树丛中一指。

殷吉心中一寒：“此人轻功，果然在我之上。”

见他弯腰低头，轻轻向树丛中走去，当下跟随在后。

两人走到树后，躲在一块凸出的大石之后，探头向前望去，只见下面谷中刀剑闪光，有五个人聚在谷底。

三人手执兵刃，分别守住三条通路，自是怕人闯进，另外两人一挥钢锄，一舞铁铲，正在一株大树下用力挖掘。

显是两人心知强敌追随在后，时机迫促，是以四只手臂一刻不停，此起彼落，忙碌异常。

殷吉低声道：“果然是饮马川的陶氏父子。”

那三人是谁？

阮士中轻声道：“饮马川的三个寨主，都是硬手。”

殷吉道：“正合适，五个对五个。”

阮士中道：“殷师兄，你我同云奇三人自然不怕，云阳和青文却弱了。”

先出其不意的宰他一两个，余下的就好办。

殷吉皱眉道：“若是江湖上传扬出去，说我天龙门暗施偷袭，岂不教天下英雄耻笑？”

阮士中冷冷的道：“为田师兄报仇，斩草除根，一个也不留下。”

咱们自己不说，没人知道。

殷吉道：“陶氏父子当真这么难对付么？”

阮士中点点头，隔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平手相斗，小弟没必胜把握。”

殷吉知道北宗自掌门人田归农去世后，阮士中已是门中第一高手，听说田归农在日，也自忌惮他三分，适才上山较劲，他似乎有心相让，才成了个不胜不败之局，若出全力，只怕自己要输，于是点了点头道：“小弟是客，自当由阮师兄主持大局。”

阮士中心道：“哼，你要做英雄，由我做小人就是。”

当下不再说话。

这时曹云奇已经赶到，再过一会，周云阳、田青文二人也先后来了。

阮士中低声道：“殷师兄、云奇和我各发毒锥，干了把风的三人，再围攻陶氏父子。”

云阳与青文待我们出手之后，再行上前。

四人听了，当即放轻脚步，弯腰从山石后慢慢掩近。

田青文跟在阮士中身后，低声叫道：“阮师叔！”

阮士中停步道：“怎么？”

田青文道：“陶氏父子要捉活的。”

阮士中双眼一翻，露出一对白睛，低沉着嗓子道：“你还要回护陶子安那小贼？”

田青文道：“我总觉得不是他。”

阮士中脸色铁青，将插在腰带上的那支羽箭拔了出来，递在她手里，道：“你自己比一比去！这是那小贼适才射雁的箭。”

田青文接过羽箭，只看了一眼，不由得两手发颤。

曹云奇在她身旁，一直瞧她的时候多，望敌人的时候少，见了她这副神情，不禁又喜又怒，喜的是眼见陶子安性命难保，怒的是她对那小贼显然情意甚深。

他脾气暴躁，越想越恼，正待出言讥刺，阮士中在他肩头一拍，向着在东首把守的那人背心一指。

这时田青文与周云阳已伏下身子，停步不进。

阮殷曹三人各自认定了一名敌手，每人手中都暗扣三枚毒锥，悄悄走近。

<<雪山飞狐>>

那毒锥是天龙门世代相传的绝技，发出时既准且快，而且毒性猛烈，被打中了三个时辰毙命，厉害无比，江湖上送它一个名号，叫作“追命毒龙锥。

”
.....

<<雪山飞狐>>

编辑推荐

《雪山飞狐》(全)(新修版)在整体结构和场景设计上,表现出金庸高超的叙事才华。作品正面叙述的情节只发生于一日之内,而向读者介绍的故事背景却横跨百余年,整体结构在这种处理之下,异常紧凑。

作品中每一个景象都异常壮阔优美险峻,无论是空寂雪山里的羽箭射雁,还是拔地而起的玉笔峰上的山庄,无不为作品的英雄群像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。

金庸在人物出场的设计上,尤其独具匠心:最先出场的天龙南北宗雪山追踪时竞技轻功,使读者感到其功夫高深;但宝树和尚的出场与强邀众人赴玉笔峰做客,即使天龙门相形见绌;待到宝树叙述胡一刀与苗人凤大战数日,及当时自己在胡苗面前的态度,终于表现出胡苗武功之最高境界。

武打叙述得奇险而又可信。

作品在语言描写上,更表现出大家手笔的风度,每个人物都独具鲜明的个性,与情节一起具有独特的魅力。

人物的对话不繁不简,恰到好处,而且有条不紊。

在以人物对话表述情节上,借鉴了西方的叙事方法,增添了现代色彩。

以武林秘闻制造悬念,则增添了作品的可读性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